

# 悲悼护腕

迷雾之子外传·卷三

MISTBORN  
The Bands of Mourning

[美] 布兰登·桑德森 著

刘媛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悲悼护腕

迷雾之子外传·卷三

MISTBORN  
The Bands of Mourning

[美] 布兰登·桑德森 著

刘媛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MISTBORN: The Bands of Mourning

By Brandon Sanderson

Copyright©2016 by Dragonsteel Entertainment, LLC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JABberwocky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8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7)第205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雾之子外传. 卷三, 悲悼护腕 / (美) 布兰登·桑德森著;

刘媛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229-13350-4

- I. ①迷… II. ①布…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4933号

## 迷雾之子外传(卷三): 悲悼护腕

MIWU ZHI ZI WAIZHUAN (JUANSAN) :BEIDAO HUWAN

[美]布兰登·桑德森 著 刘媛 译

责任编辑: 邹禾 陈垦

装帧设计: OCEAN

责任校对: 刘小燕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 × 1230mm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50千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3350-4

定价: 62.80元

如有印装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本·奥尔森

感谢他能容忍我们这些疯狂的作家朋友，并且总能抽出时间帮助作品变得更加完善。

## 鸣 谢

本书出版于《迷雾之子》系列作品成书十周年之际。考虑到我还做过其他一些事，十年中创作六本书似乎算得上是成果斐然！回想起刚刚提笔的那几个月，我仍记得当时疯狂地撰写着那套三部曲，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写作能力。《迷雾之子》成为了我的标志性书作之一，希望本书也能让你们感觉到符合该系列作品的一贯水准。

像往常一样，这本书的诞生也是众多伙伴共同努力的结晶。美术方面，得益于本·麦克斯威尼和艾萨克·斯图尔特的卓越画功——艾萨克负责地图与图标，本负责所有报纸的美术绘制。两人在报纸的文字内容上也帮了很大的忙，艾萨克还亲自撰写了尼基·萨维奇那一篇报导——创作意图是想以雅克的口吻刊登雇用启示，结果令人相当满意！

封面美术方面，美国和英国版本分别由克里斯·麦格拉斯和萨姆·格林操刀。这两位美术师为该系列创作已久，画作水平也在不断精进。负责编辑工作的是托尔出版公司的摩西·费德，在英国则由格兰茨出版公司的西蒙·史班顿主导。还要感谢美国方面的代理公司JABberwocky，艾迪·施耐德、山姆·摩根、克里斯蒂娜·洛佩兹、赫里斯塔·阿特金森和达伊·凯勒在约书亚·比姆斯的领导下付出的辛勤努力。英国方面要特别感谢齐诺代理公司的约翰·伯莱因，这位全能型合作伙伴凭借多

年来的不懈努力，终于将我的图书带到了英国。

在托尔出版公司，我还要感谢汤姆·多尔蒂、琳达·昆顿、马尔科·帕尔米耶里、卡尔·戈尔德、戴安娜·冯·南森·韦弗以及拉法尔·吉贝克。负责审稿勘校的是特里·麦加利。负责朗诵有声读物的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讲述者迈克尔·克拉默——他此刻肯定羞得满脸通红，因为他必须把这里的每一行字全都照着念出来。此外还要感谢麦克米伦音频工作室的罗伯特·埃伦、萨曼莎·埃德尔森和米塔里·戴夫。

照例，所有编辑反馈和林林总总的其他事务都由无所不能的彼得·奥斯龙完成。参与工作的还有我团队中的卡拉·斯图尔特、凯伦·奥斯龙、亚当·霍恩。当然还有我亲爱的妻子艾米丽。

由于本书并未有机会经过写作小组的审阅，因此参与试读的读者提供的建议就显得格外宝贵。这些读者包括：彼得·奥斯龙、爱丽丝·阿纳森、盖里·辛格、埃里克·詹姆斯·斯通、布莱恩·T.希尔、克里斯蒂娜·库格勒、金姆·加勒特、鲍勃·科鲁兹、雅各布·雷米克、凯伦·奥斯龙、卡丽安妮·珀鲁里、本·“喔这本书开篇就在向我致意，你们瞧我有多重要”·奥尔森、林赛·卢瑟、塞穆尔·隆德、巴奥·帕姆、奥布里·帕姆、梅根·卡奈、乔里·菲利普斯、特拉·库珀、克里斯蒂·雅各布森、艾瑞克·莱克以及艾萨克·斯图尔特。（向有兴趣了解的读者略作说明：本是我写作小组的创始成员之一，另外两名成员是丹·威尔斯和彼得·奥斯龙。本是计算机从业者，也是我们的创始团队中唯一对出版工作无甚兴趣的人，多年来始终扮演着提供宝贵意见的读者和好友。也是他向我介绍了辐射系列，在此也要一并感谢。）社区校对员包括上述大部分读者，此外还有克里·威尔考克斯、戴维·贝伦斯、伊恩·马克纳特、萨拉·弗莱彻、马特·维恩斯和乔伊·道斯维尔。

哇噢，真是一股脑说出好多人名来！这些都是了不起的伙伴，如果你们比较我早期与后来的书作，应该会发现这些伙伴不仅仅是帮我挑出了错别字，还帮我作品的结构变得更加紧凑。最后，我还是要感谢诸

位读者十年来不离不弃，愿意接受我抛给你们的那些古怪念头。《迷雾之子》系列成长到今天，在我规划的进化历程中尚未过半。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让你们看到故事未来的走向，而这本书，终于揭示了一些线索。

祝各位阅读愉快！

## 序言

“苔尔辛！”瓦克斯利姆爬出训练小屋，悄声喊道。

苔尔辛愣住了，回头看了一眼，把身体蹲得更低。姐姐今年十六，比瓦克斯利姆年长一岁，留着乌黑的长发，鼻头小巧得像枚纽扣，总是一本正经地抿着嘴，传统泰瑞司长袍的前襟上带有多彩的V字图案。泰瑞司长袍总是很适合她，瓦克斯就穿不出这样的高雅气质，活脱像是被套上了一个麻袋。

“走开，亚辛修。”她沿着小屋侧面缓缓移动。

“你会错过晚诵的。”

“他们不会发现我缺席的，他们从来都不会查。”

泰林德瓦老师正在小屋内讲授泰瑞司气度，包括谦恭、顺从以及所谓的“礼节性庄严”。他正在给低年级的学生们讲课，对于瓦克斯利姆和他姐姐这样的高年级学生来说，现在该是自习冥想时间。

苔尔辛沿着依蓝戴茂密的丛林区域继续往前走，这里便是人们口中的村寨。瓦克斯利姆皱着眉，但还是紧紧跟上姐姐。

“你又要闯祸了。”他边说边追了上去，跟着她绕过一棵粗壮的橡树，“我也会被你连累。”

“所以呢？”苔尔辛问，“你就那么在乎那些规矩？”



“不是，”他说，“我只不过——”

她大步走进丛林，瓦克斯也只好叹着气跟在后面，最后走到另外三个泰瑞司少年跟前——两个女孩和一名个子高高的男孩。其中一个名叫瓦什米的女孩上上下下打量着瓦克斯利姆，皮肤黝黑，身材纤瘦。“是你带他来的？”

“他自己跟来的。”苔尔辛回答。

瓦克斯利姆满怀希望地朝瓦什米微笑，然后又看向一旁的艾达希。艾达希有着大大的眼眸，与他同岁。和谐啊……她真是太美了。艾达希显然注意到了他的目光，少女眨眨眼，把头扭开了，嘴角挂着故作矜持的微笑。

瓦什米瞪了瓦克斯利姆一眼。“你要是走了，谁来回答晚课上的那些问题？到时候教室里鸦雀无声，连个讨好老师的人都没有。”

那个名叫弗尔奇的高个子男孩站在树影里一语不发。瓦克斯利姆没有看他。老师不会知道的，对吧？他肯定不会注意到。弗尔奇年纪最长，却少言寡语。

和瓦克斯利姆一样，弗尔奇也是双生师。但他们如今都很少会用到炼金术。在村寨里得到鼓励的是他们的泰瑞司特质，也就是藏金术。他与弗尔奇的射币身份对泰瑞司人来说不算什么。

“我们走吧。”苔尔辛说，“没时间在这继续争下去了。如果我弟弟想跟来，就带上他。”

他们跟着她穿行在林冠之下，脚掌踩得落叶嘎吱作响。在这样一片林荫密布的地方，很容易让你忘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大城市里。这里没有大声吆喝的人群，马蹄铁敲打在卵石路上的声音也分外遥远，甚至城里的烟雾也不见踪影。泰瑞司人努力把自已的世外桃源打造得静怡、恬淡而又平和。

瓦克斯利姆应该会喜欢留在这。

五位少年很快来到了席诺德之屋，这里是高阶泰瑞司长者办公之

处。苔尔辛朝其他人挥手，示意他们在门口等着，自己则匆匆跑到一扇窗户旁边偷听动静。瓦克斯利姆紧张地左顾右盼。暮色渐浓，林中光线愈发昏暗，但任何人都可能会在路过时发现他们。

别瞎操心，他跟自己说。他必须像姐姐那样，加入到孩子们叛逆的行动中去，只有那样才不会被排斥在外，对吧？

大滴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瓦什米正一脸悠闲地靠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上，嘲笑瓦克斯的紧张样。弗尔奇站在阴影里，虽然没有蹲下，但是铁锈啊——一眼看过去他也跟树没什么两样。瓦克斯利姆瞄了艾达希一眼，视线正对上她那双大眼睛，她脸颊一红，赶忙把头扭开。

苔尔辛跑回他们身边，“她在屋里。”

“那是祖母的办公室。”瓦克斯利姆说。

“当然啊，”苔尔辛说，“她赶回办公室来处理紧急事务。是这样吧，艾达希？”

那个安静的女孩点了点头，“我看见瓦范达尔长者跑过了我的冥想室。”

瓦什米笑起来，“看来她没法看守了。”

“看守什么？”瓦克斯利姆问道。

“锡之大门啊。”瓦什米回答，“我们可以进城了，比平时还要容易溜出去！”

“平时？”瓦克斯利姆惊恐地看着瓦什米，又看了看他姐姐，“你们以前就这么干过？”

“那还用说。”苔尔辛说，“村里哪有什么好东西，往外走过两条街有间很棒的酒馆。”

“你是个外来者。”弗尔奇走上前说道。他语速缓慢，仿佛每个字都经过了反复思量，“就算我们都出去过，又有什么好惊讶？瞧瞧，你在发抖。你不是从小到大几乎都生活在外面的吗？有什么好怕的？”

你是个外来者，他们常常这么说。为什么他姐姐就总能与他们打成

一片，他就只能站在外面？

“我没发抖。”瓦克斯利姆对弗尔奇说，“只是不想惹麻烦。”

“他不会出卖我们的。”瓦什米说道。

“我不会。”起码不会为了这件事，瓦克斯利姆暗自想着。

“快走吧。”苔尔辛说着带着他们走向丛林，前往锡之大门。尽管名字拉风，其实就是位于另一条街上的一道拱门，上面刻有代表十六种金属的古老泰瑞司符号。

在那道拱门之外是另一个世界。街道两旁亮着灼热的瓦斯汽灯，报童拖着沉重的脚步在夜色中回家，胳膊底下还夹着过期的报纸。工人们会到吵闹的酒馆里买杯酒喝。他从来都没有真正了解过那个世界，他成长在一幢豪华的大宅邸里，身边除了锦衣华裳，就是鱼子酱与红酒。

也许他能在那里，找到他向往的简单生活，还有那些他从没体验过的东西。仿佛所有人都能享有，可他却连名字都叫不上来。

另外四名少年加快脚步，从瓦克斯利姆和苔尔辛的祖母平时夜读的房间窗户底下跑过。泰瑞司人在领地入口处不会安排卫兵把守，但还是有人看管。

瓦克斯利姆站着没动。他低下头，挽起长袍的衣袖，露出手腕上的金属意识库。

“你来不来？”苔尔辛问他。

他没回答。

“你当然不敢啊。你从来都怕惹上麻烦。”

她带着弗尔奇和瓦什米走了。艾达希却出乎他意料地慢下脚步。这个安静的女孩回头看着他，眼神里带着疑问。

我能做到，瓦克斯利姆心想，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姐姐的奚落分外刺耳，他强迫自己迈步，跟在艾达希身旁。他感到很不舒服，但还是与她并肩前行，享受着她羞涩的笑容。

“所以，到底是什么紧急情况？”他问艾达希。

“啊？”

“我祖母被什么急事叫走了？”

艾达希耸耸肩，脱掉泰瑞司长袍，里面居然穿了世俗的罩衫与裙装，让瓦克斯利姆很是意外。她把长袍扔进灌木丛。“我不太清楚，就看见你祖母跑去席诺德之屋，又听见塔瑟德在问她，好像说到危机什么的。我们原本就打算趁今晚溜出去，这简直是天赐良机。”

“可那紧急情况……”瓦克斯利姆扭头往身后看。

“似乎是有个警察队长来问她什么事。”艾达希说。

警察？

“快走，亚辛修。”她说着拉起他的手，“你的祖母用不了多久就能把外来者给打发了。搞不好她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呢！”

他吓得愣在原地。

艾达希看着他。那双灵动的棕色眼眸简直让他无法思考。“走啦，”她催促道，“偷偷溜出去算不上什么违规行为。你不是在过去十四年都生活在外面的吗？”

铁锈啊。

“我得走了。”他说着，转身朝树林跑去。

瓦克斯利姆把艾达希一个人留在那。他跑进树林，往席诺德之屋狂奔。这下好了，她肯定会把你当成懦夫，他心里有个声音说道，他们全都会当你是懦夫。

瓦克斯利姆在他祖母办公室窗户底下刹脚停住，心脏狂跳。他紧贴着墙壁——果不其然，透过那扇敞开的窗户，听见了里面的说话声。

“我们这里的治安从来不用外人插手，警官。”从窗内传出瓦范达尔祖母的声音，“你是知道的。”

瓦克斯利姆壮起胆量，扒着窗户往里张望，看见祖母坐在书桌前，带着泰瑞司长者的威仪，头发梳成整齐的发辮，长袍一丝不苟。

站在他对面的那个人把警帽夹在胳膊底下以示尊重。他年龄较长，

留着下垂的胡须，从胸前的徽章可以看出他身兼队长与侦探的双重身份，算得上位高权重。

对了！瓦克斯利姆把手伸进衣袋里翻找那张纸条。

“泰瑞司人自行维持治安，”那名警官说，“是因为他们很少需要维持治安。”

“现在也不需要。”

“据我的线人说——”

“所以您现在又说有线人了？”祖母问，“我还以为只是收到了什么匿名线索。”

“是匿名没错。”警官说着把一张纸摊在桌上，“但在我看来，这可不只是‘线索’那么简单。”

瓦克斯利姆的祖母拿起那张纸。瓦克斯利姆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是他寄出去的，连同一封信，一块寄到了警局。

在他门后面挂着一件有烟味的衬衫。

沾满污泥的靴子跟在起火建筑外面发现的脚印大小相符。

在他的床底下还发现了几瓶燃油。

这一连串线索都指向弗尔奇，证明他就是在本月早些时候焚烧食堂的纵火犯。瓦克斯利姆没想到警方居然真会认真对待他的举报。

“这真令人不安，”祖母说，“可不我觉得这封信上列出的任何事足以构成让你闯入我们领地的理由，队长。”

警官双手撑在她的书桌边上，咄咄逼人道：“在我们派出大部队赶来灭火时，怎么没见你拒绝帮助呢？”

“我绝不会拒绝别人的援手。”祖母回答，“可我用不着别人动我们的人。多谢。”

“是不是因为弗尔奇是双生师？你害怕他的力量？”

她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长者，”他深吸一口气，“在你们中间藏了个罪犯——”

“果真如此的话，”她说，“我们也会自行解决。我去过你们外来者的监狱，队长，那里只有悲伤与毁灭。我决不会因为传闻和匿名信中莫须有的猜测，就让我们的人被关押进那种地方。”

警官吐了口气，站直身体，啪地将另一样东西放到桌上。瓦克斯利姆想看个究竟，可警官却用手把它遮住了。

“您了解纵火案吗，长者？”警官轻声问道，“通常，我们会把这类案件称作伴生型罪案。罪犯会用纵火来掩盖盗窃、欺诈或是引发后续一系列罪案。像这样的案件，纵火只不过是开端而已。往轻了说，在你们村里可能还会再次起火。往重了说……恐怕要出大事了，长者，会让你们所有人追悔莫及。”

祖母把嘴唇抿成一条线。警官把手拿开，瓦克斯利姆终于看见他放在桌上的那样东西——是一发子弹。

“这是什么？”祖母问道。

“是个提醒。”

祖母一把将子弹从桌上打掉，它径直朝瓦克斯利姆藏身的墙壁飞了过来，吓得他往后一跳，把身子压得更低，心脏扑通扑通地乱蹦。

“少把你们的杀人工具带到这儿来。”祖母低声怒吼。

瓦克斯利姆看见警官戴上帽子，于是又赶忙溜回窗边。“等那小子下次放火时，再来找我吧。”他轻声说，“但愿还来得及。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说完，他转身离开。瓦克斯利姆紧紧贴着墙壁，担心警官会回头发现他。幸好没有。那人大步沿着小径走了出去，消失在暮色里。

可是祖母……她不相信。她难道不明白吗？弗尔奇犯了罪。他们就任由他这样下去？为什么——

“亚辛修，”祖母像往常一样喊出了他的泰瑞司名字，“你可愿意进来？”

他惊得浑身一颤，羞愧感随之而来。他站起身。“您怎么知道我在偷

听？”他在窗外问道。

“镜子里有你的影子，孩子。”她双手端起茶杯，却没看他，“请进吧。”

他闷闷不乐地绕到这座木屋的正门前，整幢木屋还散发着油漆味，是他在不久前帮忙一道粉刷的，到现在指甲里还有没洗净的油漆。

他走进屋，关上门。“您为什么——”

“请坐，亚辛修。”祖母轻声说。

他走到桌边，但却没在客座上坐下，而是站在警官之前站的位置。

“这是你的字迹。”祖母说着抖了抖警官留下的那张纸，“我不是告诉过你，弗尔奇的事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吗？”

“您说过很多，祖母。我只相信亲眼见到的。”

瓦范达尔靠上前来，杯口水汽氤氲。“噢，亚辛修，我还以为你下定决心要适应这里的生活。”

“是的。”

“那你又为什么躲在我窗户外面偷听，而不去做晚间冥想呢？”

他红着脸把头扭开。

“泰瑞司之道在于守序，孩子。”祖母接着说，“我们恪守规则，自有这么做的理由。”

“焚烧建筑难道不算是规则的破坏？”

“当然算。”祖母回答，“可弗尔奇的事不用你操心。我们已经找他谈过，他很后悔。他之所以会做出那样的事，只是因为他总是独来独往，年轻人头脑一热，难免犯错。我已经安排别人去跟他交朋友。他会以我们的方式，为自己的罪行苦修忏悔。难道你愿意看到他在监狱里腐烂吗？”

瓦克斯利姆犹豫了，接着叹了口气，跌坐在祖母书桌前的座椅里。“我想要弄明白什么是对的，”他小声说，“然后去做正确的事。怎么就这么难！”

祖母听闻这句话皱起眉头。“区分对与错是很容易的，孩子。我承认，总是选择去做你认为应该做的事，那才是——”

“不。”瓦克斯利姆说出这个字之后就后悔了。打断瓦范达尔祖母说话可不明智。她从来不会大呼小叫，但她不满的神情表明了山雨欲来。他改用更为柔和的语气说：“不，祖母。区分对与错并不容易。”

“是非标准已经用我们的方式阐明。你每天上课时都会学到。”

“那只是一种说法。”瓦克斯利姆说，“是其中一种观点。还有太多种观点……”

祖母伸手越过书桌，将他的手握住。从她的手掌上传来茶杯的温度。“啊，亚辛修。”她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有多艰难。身处两个世界的孩子。”

两个世界，他立即想到，可却没有家。

“但是你必须遵循学到的东西。”祖母继续说，“你答应过我，会在这里遵守我们的规矩。”

“我一直在努力。”

“我知道。泰林德瓦和其他几位导师都在夸你，他们说你学得比别人都要好——仿佛你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我以你为荣。”

“别的孩子都不接受我。我一直在照您说的努力——要比任何人都更像泰瑞司人，向他们证明我的血统。但是那些孩子……我永远都无法融入其中，祖母。”

“年轻人总爱把‘永远’挂在嘴边，”祖母说着又喝了口茶，“其实很少明白这两个字的含义。跟着规则去做吧，你会从中获得平静。如果别人因为你的这份热忱而心生怨愤，不必理会。通过冥想，他们终能学会与那样的情绪和平共处。”

“您能不能……也安排些人来跟我交朋友？”他听见自己在说出这句话时声音微弱，感到羞愧难当，“就像您对弗尔奇那样？”

“我自有安排。”祖母回答，“现在先退下吧。我不会把你轻率的行为



报告给其他人，亚辛修，但请你向我保证，把对弗尔奇的意见搁置一旁，席诺德会负责处罚犯罪者。”

瓦克斯利姆站起身来，踩到了什么东西，脚底一滑。他蹲下查看，是那发子弹。

“亚辛修？”祖母问道。

他把子弹握在手里，起身快步走出门外。

“金属是你们的生命。”泰林德瓦站在课室前说道，晚诵即将接近尾声。

瓦克斯利姆倾听着这些言辞，跪地冥想。在他身边，一排排平静的泰瑞司人也保持着类似的姿势，恭敬地低着头，表达对存留的赞美之情。存留是他们信仰中的古老神灵。

“金属是你们的灵魂。”泰林德瓦继续说道。

在这个宁静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如此完美。瓦克斯利姆有时候怎么会觉得他的出现给这里抹了黑？仿佛他们所有人共同织就了一块雪白的巨大画布，而他则是底下的一块污渍。

“您存留我们。”泰林德瓦说，“我们都愿效忠于您。”

一发子弹，瓦克斯利姆暗自想道，手心里仍旧攥着那块小小的金属。他为什么要留下一发子弹作为提醒呢？这是什么意思？真是太古怪了。

晚诵结束了，那群少年、孩童与成年人纷纷站起身来，伸展四肢。他们彼此间轻松地聊些闲话，但眼看就要到宵禁时间，也就是说年轻人必须要尽快回家——对瓦克斯利姆来说，就是回到宿舍就寝。可他仍然跪在地上。

泰林德瓦开始收回学生们用来跪坐的软垫。他的头剃得精光，长袍是明黄与橘红两种颜色。他手臂里夹着一堆软垫，发现瓦克斯利姆没跟其他人一起离开，于是停下问道：“亚辛修，你没事吧？”

瓦克斯利姆疲惫地点点头，勉强站起身，双腿因为跪得太久而麻木